

“退而不休”乐在过程(外一章)

李伦新

四川文联的老友,近日来沪旅游观光,久别重逢,相聚甚欢。其中一位女同志以浓重乡音坦言自己“退而不休”的计划:七十岁学会弹钢琴,八十岁开独奏音乐会,九十岁参加钢琴国际比赛,一百岁拿国际比赛大奖!

真可谓语惊四座,羡慕的目光、赞赏的言词,都投向这计划的女主人。我们在祝愿她的这个退而不休的计划顺利实现的同时,也引起了现场和随后的热议!

退休生活是人生旅程中的必经阶段,如何合理安排,确实值得认真对待。“退而不休”发挥余热去做做公益,值得点赞,根据爱好选学琴棋书画,理

要做到不卑不亢,是有点难的。想想看,在等级社会权力社会里,对习惯于接受别人“卑”而待之者,你的“不卑”,在其眼里很可能就是“不敬”;而对一些似乎地位收入不及你者,“不亢”而待之,那也需要一定的定力。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:“不卑”是你对抗环境的能力,“不亢”是你对待内心的定力?

而且“不卑”与“不亢”,还是有高低之分的,“不卑”显然层次要高。比如我,“高富帅”与我无关,“卑”已经成了习惯,以我卑微之身要待人“不卑”?做不到。家里有老有小,我要“撑”下去,也要“混”下去,其实不是“做不到”,而是“不敢做”。不敢做不要勉强,从简单处做起吧。“不亢”相对方便,特别是在旅游方面,可以先试试看。

我喜欢旅游,也喜欢弄个“单反”拍拍,尽管是入门级的,有时也会有自我感觉良好的照片出现,但当举起相机的时候,遭过几次“呛”。

我在云贵高原的一个小城里闲逛,见路边停着一辆马车,车里装满青色的小苹果,苹果上躺着个小女孩,女孩的妈妈坐在车辕上,女孩的爸爸提着秤杆叫卖。乡土的马车、青青的苹果、黄昏的暮霭,一幅温馨而深重的生活画面——好素材!我立即停住脚步,靠在一棵树上,关掉闪光,拉足长焦,连续“咔嚓咔嚓”。待我拍够,笑眯眯地走上去准备搭个话,没想那个汉子先开了口:“我们老可怜啊?太苦了!”

我有点措手不及。显然,我的举动对方已经理解为一种居高临下的怜悯。我忙说:“没有没有,你们很能干,能赚钱能吃苦,我拍照是为了向你们学习!”看看,虚伪的话都出来了。但不管怎样,男的女的目光都柔和了,话语平静了,脸上有了笑意。

还有一次,在大西南一个古镇行走。古镇石房石街,九曲回环,古老

当倡导;从自己的实际情况出发,在休息好的前提下,选择个人爱好的事情去学去做,乐在其中,乐享过程,既适合而又适度,这样积极的“退而不休”,是值得提倡和支持的。本人则要根据自己的情况,随时作合理调整。

喜欢钢琴就学吧,弹吧,满足爱好,享受过程、体会乐趣,对我们退休者来说,这比追求既定目标,更有意义!

这个“九”字费思量

近日和文朋书友赴江南某城市,参加一位诗人的新作研讨会,落脚在一家颇有特色的宾馆,刚走进门去,就发现一个新奇特的现象:所有客房号的最后一个字都是九,没有一个尾数

不卑不亢

钱志维

而悠远,很有味道。漫步中,见一老太太,民族打扮,头扎蜡染头巾,一副老花镜垂在鼻尖,在阳光下低头做着针线。老人老屋,慈祥宁静,又是一个好画面,正在端机调焦之际,却迎面兜来凶巴巴一句:“不要拍!不要拍!”我僵在那儿,很是尴尬,美好的感觉“碎了一地”。

类似的感觉还有:镜头对准巷子深处的古旧庭院,招来明知故问的话“拍了干吗”;在登山小路上,镜头远远地对准一路吆喝、满头大汗的挑山工,却招来怒目……

旅游是身体的放松心情的放飞,烂事不去管,烦恼放一放,一身休闲的装,一颗轻松的心。但他们呢?我顾及到了镜头里的他们吗?他们是在工作,在讨生活,带着一家子,赶着马车,晚饭还没着落,车里苹果没卖完,会坏,田里还有许多;一担担挑上去,儿子的学费刚刚够,可老婆的医药费还不够,再过几年我挑不动了怎么办……想想都是愁,愁啊愁!你这鸟人,还拿个相机到处拍,拍什么拍!抖什么抖!

旅游,提到“文化”的高度看,是一方人对另一方人的探寻、窥视和打扰,是一方人对另

云冈石窟之情怀

李毅

每次游览云冈,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“中国人”这个称谓。这看似平常,每天都会被我们提及的三个字,在面对云冈石窟时,你凝神细想就会发觉,这着实是数千年来无数先人前赴后继、上下求索,浸透着汗水、泪水、血水,字字千钧、坚韧厚重的三个字!

这也是古往今来众多古圣先贤的智慧、情怀、品格、气度不断凝聚、提炼、升华,从而写就的全人类历史中绝无仅有、厚德载物的三个字!

这更是作为身处当下的亿万中华儿女回望历史、品味历史、领悟历史,进而传承历史脉络、延续传统精髓,开创美好未来、放飞瑰丽梦想之血脉相连、生生不息的三个字!

遥想一千五百年前,那位慈悲为怀的高僧昙曜本着弘扬佛法、感念北

不是九的,1009、2109、3019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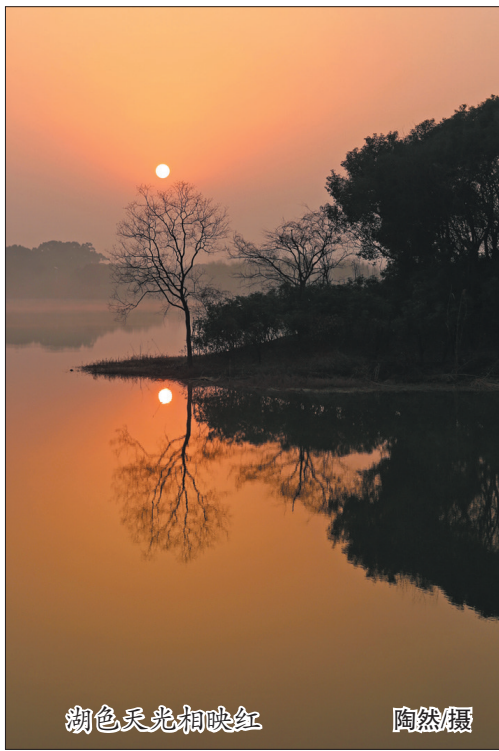
对文字、数字尤为敏感的同行者兴趣来了,楼上楼下每间房,都是这样的九号房,与众不同,显然是别出心裁!那么究竟是何用意,有何寓意呢?九,酒?呵,可能负责人是位“不怕醉”、“醉不怕”的领导,灵机一动,有了这个创新吧?对此持有不同看法者说:酒喝多了伤身体。有位当了多年领导的同志,胃不适而就医,医生帮他估算了一下,喝下的酒已超过六吨……此“九”不会是这酒?!

“据说这里原本是机关招待所,出入的大都是官员,也许是每个房间都取九号,是讨个口彩取其另一谐音:久,官运亨通、久居高官之位?”这位同志的这一说法看来有理,众人点头认同了……

这个“九”字费思量!你看呢?

一方水土的感觉、干涉甚至是冒犯,是两种心情的对碰,是两种习性交融。心情飞扬的你来了,这方土地以温婉厚道接纳了你,是有点“打扰”了,就请尊重不要轻漫,以求得她的原谅和接纳。“发展旅游促进经济”,当然需要。但旅游需要旅游的素质,素质要求很多,起点其实就是“不亢”而已。

常在电视里见一些节目,小美女充当着旅游主持,在景区或山寨,故作天真,喳喳呼呼,对着木讷的当地人,居高临下,说东道西。缺了与采访对象平等的、面对面的、体验式的交流沟通。这样的节目,我的选择是:调台。



湖色天光相映红

陶然/摄

魏景穆太子再造之恩理念而主持开凿了云冈石窟。可以说,自那一历史节点始,中华文明即被注入了“儒、释、道”三教共融,进而联动游牧与农耕民族共荣,最终实现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强大文化包容性与整合力的坚强基因。也可以说,正是自南北朝始,中华民族最终形成了千秋不变之家国一体、兼容并蓄、求同存异、有容乃大的民族精神。而这种精神不正是当下倡导“国家富强、民族复兴、生活幸福”之中国梦的思想源头吗?历史之作用、传统之力量,不亦正在于此吗?



赏心乐声 篆刻:王英鹏

旧院

张全友

在我的记忆里,我们家数次搬迁,一处是我出生的旧院,一处是我童年玩耍的旧院,再一处,就是我们现在的院落了。

旧院很温馨,尽管那些院落都是那么的简陋,每一处都有难于忘怀的印迹。对第一处院落,我的记忆其实是在早已搬离后才回观的,“噢,那里就是生你的家。”一个邻居婶婆这样对我说。那时我们已经住到了南院儿,是在我返回北面与孩子们玩耍的时候,偶然看到这处旧院,被一个好多说几句的婶婆给我介绍才得以认识的。我天性喜欢刨根子,婶婆随口一说的话,却引出我要进去看看的好奇心。这院儿不大,围墙也不高,是用土打起来的板墙那种,经年累月的,早就被风雨冲刷得沟沟壕壕,我们那些贪玩的孩子们,就是一整天都骑在这些土矮墙上当马玩。那大概是在一个夏季,土墙里面有个小小的园子,还种着一些芥菜,辣椒什么的。几只破烂的盆盆罐罐,都立在那些矮土墙的跟脚下,好像是,刚刚下过一场雨,盆沿与罐子里积聚着一些雨水。我邀了另一个要好的孩子和我一块摸进院去,没有其它想法,我就是想看看生我的那个地方,到底什么样?门锁着,真不巧,我就从窗口探头朝里看去。一方小小的玻璃窗,提供了我看去屋里的条件。那间屋很低,空间很小,四面土基砌得墙,上面的泥皮已经脱落了不少。再细看,好像是这间屋要坍塌的样子,屋中还顶着一根粗木柱。我的心一阵透凉,难道这就是我在你这个世界的

第一“驿站”?真够寒碜。再后来,我还有机会进去过那个旧院一次,总之,没有一点值得深记和炫耀的地方。第二处院落,是我记忆里最为奇妙的一处,那院儿也不是很大,但要比前面那处好很多,是明窑暗房那种结构,三间房,坐落在我们村的较南端。这处院落再往南不远,就是当年尚有清凛凛流水的一条小河,现在那河早

小蒋是我的同事,大学刚毕业,个子不高,两只眼睛清澈灵动,目光中透着一股子学生气,蓬勃而有朝气。一笑起来,两只眼睛眯成两条弯弯的弧线,长长的睫毛一颤一颤,可爱极了。

我们单位里同事很多。可是,楼上楼下跑得最忙活的就是小蒋了。她在总务处工作,单位里谁有什么资料要复印,都由她来负责。这些资料,一印就是几百份。她怕耽误别人的时间,就甜甜笑着说:“机器复印得慢,您先回办公室等着吧!我一会儿就送来!”有时,复印的资料太多,高高地叠起来遮住她小小的脑袋,压着她瘦瘦的身子。可她依然一咬牙跨着台阶从底楼搬到了最高层。办公室的同事过意不去,催她休息一下。她却靠着门边喘了口气,又去搬其他办公室的资料了。

二十出头的小姑娘,正像花儿一样的娇美动人。小蒋也是如此,披肩长发打理得整齐漂亮,细心涂着睫毛膏,淡淡的唇彩闪着亮光,即使外面结起了冰霜依旧穿得很少,顶多毛衣外面再穿件风衣或者披上披肩。大家和她开玩笑:“那么漂亮的小姑娘,跑上跑下的,把小腿跑粗了,就不漂亮了!”她微微一笑说:“大家都很忙,我印好了送来,就当是在锻炼身体!”一转身,她又去忙活了。有一次,我去找她印资料,因为不是很忙,就在一旁看着她印。她熟练地操作机器,利索地装纸、复印、整理、叠放。突然,她回过头看看我说:“你先回去吧!我一会儿就送来!”我说:“我不忙,等复印好了,正好

不在了,连记忆的痕迹也快寻找不出来了。在这处小院落,我留下几个最深的印象。院儿往东不远,是乐楼,即村里唱戏的地方。那会儿我小,家里不轻易让我夜间出去玩,我就偷偷地一个人跑出去,混在村里那些稍大一些的孩子中间,乘着村里唱戏的热闹,尽情放肆地玩破了天。也就是在夜色深沉的乐楼后,一个茂密的草丛,我遇到了平生唯一的艳遇……有两个人叠在一起,还发出低声的话语。我被吓坏了,大喊“你们是贼吗?”就想跑去告诉别的孩子来。可手却被很有力的另一只手拽住了。“不许声张!我好给你糖吃!”我一时间被震得脑袋都大了,心跳得不知成了什么?那人后来说了些啥我也没有记清,只是他塞给我的两颗糖块,被我遗忘到了衣兜,直到妈妈给我去洗衣服时才发现了早黏化在衣布上的它们,也未知是谁送给我的。那夜回家,我蹬着屋顶的椽格做了一夜的梦,天旋地转地老是翻身,身下也像铺着蒺藜般烙人。第二天大清早,我才知道自己尿炕了!而且,浑身在发烧。那个夜色下别人的秘密,也被我深藏着直到如今,仿佛是自己做了见不得人的事情似的,一藏,就是几十年。

如今,旧院早已经彻底坍塌,旧院里的人,也走了大半。我也好多年没有再去过那个旧院的地方看上一眼,想必早是杂草丛生了吧?而旧院紧邻那个叫“乐楼”的戏台,也被集体拆掉,取而代之是“村民文化活动室”了。倒是那夜发生的事情,后来还是有人给私下传了出去,大约那两个人绝非只有我看到吧?听说他们都是戏子,台上的眉目传情,终于发展为黑间的以身相许……

当我走过几十年的人生路后,觉得世界给人留下的自由实在太过逼仄。我于那样狭小的地方出生,将来也注定会以更加狭小的地方走去。那两个有情人,他们不能去光明正大的地方恩爱,却非要到夜深沉沉的草丛野合!而当数十年过去,旧院不在,乐楼不在,那两个人呢?他们现在都还好吗?

……

小蒋

吴安

把文件直接拿到办公室!”她一本正经地对我说:“我等一会儿会送来的,你放心!我没什么事情,送过来就当是锻炼身体!”我的办公室在四楼,她送一趟要多走六层楼梯,实在不好意思麻烦她。她见我不走,干脆停下手中的活儿,把我“推”出门外。回到办公室没多久,她的脚步声“咚咚咚”地从楼下传来。转眼推开门,带着一袭清风,就把几叠资料放在了办公桌上。

小蒋总是说自己不忙,其实我知道,她的活儿真不少!单位里复印资料文件、运送复印材料、分发劳动工具、整理报刊图书……都是她的活儿。从早上一直忙到下班时间,还要参加值勤。等到同事们都走了,她总是帮着做卫生。大家托她做的事情,她几乎没有不答应的。提前早早赶到,门没开时,就等在门外吹着寒风耐心等待。一旦工作起来,就干脆利落地脱下外套,迅速麻利地做起来。

别人都说“90后”是溺爱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。我想,被娇惯的应该只是很少一部分。大多数“90后”是像小蒋那样青春而有活力,勤劳而又朴实的。他们是初春里绿枝桠上悄然绽放的一朵迎春花,小小的,嫩嫩的,却又远远地就让我们闻到春日暖阳下熟悉的芬芳。抬头一望,正是那一抹明媚的春光。

马骏书